

# 《戰鬥圖騰》 打破界別框框 重燃心中創作之火

《戰鬥圖騰》鼓勵不同界別表演者參與。

圖片由cLawrence@Workhouse提供

《戰鬥圖騰》



梁儉豐及張月娥

關於《戰鬥圖騰》最新演出安排，請密切留意西九網站：[www.westkowloon.hk](http://www.westkowloon.hk)

Cypher，是來自街舞的概念，大家圍成圈，使出渾身解數來「晒冷」。西九早前的「晒冷」(Cypher)系列演出，其立意正來自於此。「社區的意味是很濃的。Cypher本身就是一個社群——我們有共同的理想和信念，由此建立相互的信任，就算摔倒也不會被大家笑。」西九文化區表演藝術(舞蹈)主管張月娥(Karen)笑說。

這系列的主打演出之一《戰鬥圖騰》嘗試用街舞的Battle形式將不同界別的表演者聚集在一起，藉由酣暢淋漓的鬥舞對決，來打破界別的限制與框框。因為疫情，本應在本月中登場的演出暫時取消，現在仍在等候最佳的上演時期，引爆心中那團火。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圖：西九文化區管理局提供

「《戰鬥圖騰》藉着街舞的這個媒介和平台，吸引的不單是街舞的人，還有現代舞和戲劇界的人，它建立一個更加大的社群。」張月娥說，「雖然現在已經有很多跨界的合作和演出呈現，但是真正來說，這幾個界別都仍然是分得很開的。我欣賞Kenny(梁儉豐)的理念，藉由Battle的形式，將不同的表演藝術的人帶進來，也把不同的觀眾聚在一起。」

## 開放Battle的平台

《戰鬥圖騰》可說是編舞梁儉豐圍繞街舞的「Battle」(鬥舞對決)所作的第三次跨界嘗試。2017年，他與街舞舞者阿業(陳穎業)在澳洲的阿德萊德(Adelaide)萌生了這一念頭。「當時我們在阿德萊德，整個月，除了演出也沒有其他事情做，便一起談。」他說，「我就問，你們街舞為什麼要Battle呢？我之前也參加過舞蹈的比賽，但是慢慢覺得比賽的形式好像找不到表演可以吸收的養分。因為在現代舞裏有一種觀念是，表演藝術是不能比較的，或者不應該比較的。我以前也覺得是——大家各自修行嘛。但是認識街舞以後，想法不同了。」

梁儉豐與阿業，一個有着中國舞與現代舞的底子，一個專注嘻哈(Hip Hop)，互相交換各自對於劇場和舞蹈的想像。Battle是比賽嗎？Battle只是比賽嗎？對於梁儉豐來說，街舞對決中奮身一搏的鬥志與飽滿的激情恰合人回到創作最初的地方——那些心中火種熊熊燃燒的時刻。

「為什麼我喜歡街舞的Battle？它啟發了我很多。以前我執着於勝負，阿業說，其實不用那麼執着，這場輸了，那就下場再來吧。整件事情其實

是大家對於表演一直有着渴求——這次我一定要給點東西出來。那個所謂的最強不是為了挑戰人，恰是為了挑戰自己。我以前是跳中國舞的，那時參加的比賽，就是在台下準備，然後上台跳跳跳，我都看不到評審是誰，也不大看得到其他人的表演。而街舞Battle，是當下我和我的交流，在判決勝負前我已經使出渾身解數，對着你，在那當下，交流已經完成了。我喜歡這種交流的方式，和那種精神與心態。」

2017年與2019年，《Battle-Or-Not》的Vol.1與Vol.2相繼呈現，梁儉豐與阿業將Battle平台拉出街舞的特殊場域，開放給所有的舞者鬥舞，更加入許多劇場的元素，讓舞蹈的類型框框被不斷打破。到了今年的《戰鬥圖騰》，梁儉豐找來戲劇人陳瑋聰(Anson)與街舞舞者陳伯顯(Rain)，將鬥舞平台的大門打開，邀請街舞、現代舞、戲劇等不同類型的表演者共同參與其中，進行「三界大門舞」，碰撞新火花。

## 表演去問 比賽來答

《戰鬥圖騰》分為兩部分，下午海選選出的8人，與邀請而來的8位嘉賓共同組成16強，在夜晚的演出中進行三個界別的Battle混戰，最終由全場觀眾選出心中最強。

夜晚的部分則可以看作是雙線並行，在表演者的Battle鬥舞間，還穿插一條戲劇故事線。「劇場的表演方式可以有多少可能性呢？表演的意義是什麼呢？我們劇場的表演很喜歡問問題，很喜歡思考；而Battle呢，他們一上來就答問題。」梁儉豐笑說，於是在戲劇線中，嘗試透過表演去引入一些問題的思索，甚至是關於表演者的一些命題，然後又藉助16強

選手的Battle去回應。「表演去問，比賽來答。」

藉由表演和Battle的雙線交錯，既定的故事線和即場的肢體反應交錯成為有趣的對照。戲劇的歷史與舞蹈的表達混雜在一起，是對談，也是碰撞。於是排練中，「To be or not to be?」的《哈姆雷特》式大哉問後，是表演者即場隨音樂用身體來畫出自己的答案。「我們除了真的用Battle的形式，也想要追溯大家各自界別的文化。Battle是街舞的文化，而戲劇呢？我們很想問戲劇界的朋友，為什麼演了上百年的劇本還要演？由此延伸，作為表演者，大家關注的是什麼？我們不斷地想去想，Battle的勝負關乎什麼？生存和死亡的意義又在哪？用這樣(穿插)的形式，想看看是否可以找到更多的可能性。」

## 是否真的表達自己

街舞的Battle熱力四射，時常看得人腎上腺素飆升。而當劇場人與現代舞者同場到來，三個界別的表演者怎麼去鬥舞，鬥得起來嗎？會不會「雞同鴨講」？「其實這個世界已經走得很遠了。」梁儉豐笑着說，街舞不是只有跟着激烈節奏的舞蹈，演員也不是只能靠講台詞來表演。「正好藉着這個演出告訴大家，比起外面的世界，我們香港走得很慢，是時候打破一些標籤和既定印象。」

比賽請來的評審也來自三個界別，「這場Battle給我的感覺就像是一場祭祀，而評審就如同長老，代表着前人的經驗。」每個評審的關注點都可能不一樣。「例如阿Dick(黃大衛)會想看舞者如何解構，想看當下會發生什麼。而邢亮則可能會看表演者是不是真的很alive。而經過這次的Bat-

tle撞擊，表演者最大的挑戰其實是一——你是否真的在表達自己。例如我懂得轉十個圈，懂得前空翻，好厲害。但當我面對你的當下，我為什麼要去轉這十個圈？這才是最難的。」從評審與觀眾的角度來看，表演者的「訴說」才最重要。「我有東西想要告訴你聽。」這才是Battle的魅力所在。

## 找回創作的簡單狀態

梁儉豐說，當2019年創作《Battle-Or-Not Vol. 2》時，他與阿業心中仍有疑問。讓大家一起來Battle是否真的可行？最後又能「對決」出什麼呢？結果超出預期，「好開心，真的看到現代舞和街舞融在一起。」之後的這一年多，社會動盪，疫情來襲，時代似乎忽然改變。「那種簡單和純粹好像回不去了。很想找回在劇場的一種簡單純粹的狀態，一種人和人之間的交流。當時就有了《戰鬥圖騰》的初步想法，後來Karen來邀請，於是就來吧！」他感謝西九與Karen對今次創作的支持，特別在疫情期間，被迫不斷無更改時間甚至更換人員，大家仍然堅持前行，去把整件事「炸」出來。

「很不簡單，不光是面對社會面對疫情，而是三個表演界別都有自己的文化和歷史，我和Anson和Rain真的是一針針去雕出來。怎麼樣可以在向各自歷史學習的同時又繼續前進呢？這是這次創作最有趣的地方。」他說，在這個艱難時刻來做Battle，還有另外一個原因，「實在是太多太多的表演者在流失了，很多已經轉行，還留下的，希望可以鼓勵大家走出來。」Let's Battle，把場子炸起來，在這陰霾時刻奮力一搏，重新點燃心中火。

## 週末好去處

### 《胡桃夾子》 (電視免費轉播)



《胡桃夾子》左起：葉飛飛、李嘉博  
攝影：Conrad Dy-Liacco 香港芭蕾舞團提供

過聖誕，怎麼可以沒有《胡桃夾子》？儘管表演場地暫時關閉，導致原本的現場演出取消，香港芭蕾舞團仍嘗試通過電視頻道分享這部經典作品，與全港市民一起過聖誕。家傳戶曉的經典芭蕾舞劇《胡桃夾子》將於今日(26日)上午11時至12時30分在無線電視翡翠台播出，並於2020年12月25日至2021年1月23日期間在myTV SUPER和TVB Anywhere的OTT平台、網上及手機應用程式供觀眾點播。

全世界最受歡迎的節日芭蕾舞劇《胡桃夾子》為啟蒙小朋友認識古典芭蕾舞、感受芭蕾舞的威力和美學的絕佳入門途徑。這次，全港觀眾能安心在家以最好角度，仔細欣賞舞團員在柴可夫斯基經典音樂下跳出泰爾斯·科勒有趣活潑的編舞。科勒特別為舞團創作的版本將帶領一家大小觀眾與嘉麗及費殊展開難忘旅程，一同勇敢奮戰邪惡的老鼠王，且在結局見證胡桃夾子和芭蕾舞公主重逢，於巨大的聖誕樹頂跳出感人肺腑的壓軸雙人舞。

12月26日 上午11時  
無線電視翡翠台  
2020年12月25日至2021年1月23日  
myTV SUPER & TVB Anywhere

## 香港小交響樂團最新線上企劃 Tiny Galaxy Concerts @ Wontonmeen



深水埗，一個充滿傳奇的社區，在繁忙、熱鬧的大街小巷您會找到香港歷史足跡，亦有時下最火紅的打卡熱點。香港小交響樂團再次跳出古典音樂框架，在一家極具個性的旅舍中推出全新的線上音樂會企劃——「Tiny Galaxy Concerts @ Wontonmeen」，精心挑選一系列樂作，在這盛載着無限回憶印記的狹小空間中，與您漫遊跨越時間的音樂宇宙。

首集「Tiny Galaxy Concerts @ Wontonmeen」將於今天晚上9時於香港小交響樂團facebook專頁及YouTube頻道播放，由樂團首席格德霍特(James Cuddeford)、單簧管首席方曉佳，以及鋼琴家李嘉齡(駐園藝術家2010-2011)演繹匈牙利作曲家巴托克為鋼琴、小提琴及單簧管而創作的《對比》。一如作曲家其他作品一樣，《對比》帶有濃厚的民族舞曲旋律要素，在富有情懷的Wontonmeen旅舍中，醞釀出不一樣的色彩，陪伴樂迷一起歡度與別不同的聖誕佳節。  
12月26日 晚上9時  
香港小交響樂團facebook專頁及YouTube頻道播放

## 敢觀舞台

文：梁偉詩

# 關於香港粵語流行曲的省思 ——從《假音人回到浪漫音樂會》說起

2020年，全球被疫情陰影籠罩，現場舞台觀演成奢侈。漫長時間裏，我們留家抗疫：聽(老)歌、煲劇、流連網絡，連工作也不得不倚賴zoom meeting, zoom teaching。剛結束的學期，在學院講授香港流行文化，密集地重溫六七十年代至今香港粵語流行曲的發展歷程、高低起伏，亦於香港獨立音樂創作人周博賢一次分享會中，進一步重新審視廣東歌與香港文化身份之間千絲萬縷的關係。十一月下旬的《假音人回到浪漫音樂會》專注地「回到浪漫」，傾聽「假音人」選唱呼應「浪漫」標題的陳百強歌曲，迅即將沉澱多時的思考，幻化為跨越兩世紀的對話。

從《佐敦》開始認識「假音人」，在MLA、Serrini之前香港老早就有玩味十足的《什麼是青春》、《我愛上了你的男朋友》、《寂寞的TB》、《女飛賊》、《造世界》等「假音人」非典型廣東歌。《假

音人回到浪漫音樂會》出於進念《香港歌書》系列的音樂企畫，重新「玩」陳百強的《幾分鐘的約會》、《一生何求》等廿一世紀版本——從John Williams的電影配樂《第三類接觸》開始，重新進入八十年代陳百強音樂世界：耳熟能詳的《戀愛預告》、《洩瀉》、《First Love》、《凝望》、《夢境》、《夢夢》、《我的故事》，原來都出自陳百強的旋律創作；《粉紅色的一生》改編自陳百強鍾愛的法語歌曲《La Vie En Rose》；《今宵多珍重》更是陳百強主創的「舊瓶新酒」，將老歌注入八十年代的青春氣息。《假音人回到浪漫音樂會》從全新角度重臨二十世紀香港廣東歌盛世盛況，光是隨着歌詞回到香港曾經浪漫過的那些年，彷彿遠遠不夠。當時音樂的多樣性，從國語老歌、歐美流行曲、電影配樂，全都是「陳百強」俊美形象後的音樂內涵；就是陳系情歌代表作《幾分鐘

的約會》，也與香港地鐵通車後城市節奏徹底改變密切相關。日常講述香港粵語流行曲發展史，探討主流與獨立音樂的相伴相生、情歌與非情歌的血肉相連，思考廣東歌與香港文化身份之間的建構……作為香港流行文化研究者，一直處於廣東歌的洪流，亦從不否認批評者指出我們埋首於香港粵語流行歌詞研究，多半源於對音律一竅不通。然而，關鍵的是從事廣東歌的漫長追尋，更欠缺的是時間的距離。恰如「假音人」在舞台上「復活」陳百強的歌曲，周博賢在分享會上談香港粵語流行曲究竟有沒有音樂上的「香港性」，令人重新體會香港粵語流行曲、香港流行音樂工業這個salad bowl，說穿了就是「港式茶餐廳」。恰如周博賢所寫的《我愛茶餐廳》：「星洲炒米古法蒸青斑，西冷扒又雞飯，齋啡椰水鮮奶滾水蛋，款式相當廣泛，令我驚嘆，實在太璀璨，若怕分散，亦有套

餐……港式餐廳流傳成為文化，陪同人羣見證繁榮和低迷，豪情瀟灑氣概似少年劉華，外貌帶點草根卻高雅……」又或許，思考香港粵語流行曲究竟有沒有音樂上的「香港性」，就如追問香港有沒有「香港菜」一樣。香港餐廳食肆菜式中西合璧，中西日Fusion琳瑯滿目。Fusion一詞尚未普及，香港已是融合中西(飲食)文化的城市，「香港菜」本身就是Fusion，集各地精髓再加以改良、研發及本土化。正如香港粵語流行曲自然有汲取廣東小調的「中國風」基調；八九十年代香港流行音樂市場迅速膨脹，使得創作人大量尋覓歐美日台的音樂改編為廣東歌，英倫電子、吶喊搖滾、藍調怨曲，甚至雷鬼節奏亦紛紛浮出水面。相比歐美音樂文化內層建築(infrastructure)的成熟，亞洲(流行)音樂狀態多是摸石過河、見

步。亞洲城市可能地理上彼此靠近，卻因不同文化氛圍、政治場域、經濟結構、宗教背景等等，發展出種種與別不同的生存策略和音樂面貌。因此，我常常有種感覺，倘若要歸納八十年代流行音樂盛世的成功因子，再刻意嘗試回到過去，原是個固於good old days、「愁看殘紅亂舞」的偽命題，與恨惜水裏被吹燭的影子無異。真正值得思考的是在資訊爆炸的時代，聽眾愈來愈容易接觸來自世界各地的音樂成果，香港流行音樂在曲詞編唱乃至舞台表演上，如何通過視聽的美藝、情感，與閱聽者共鳴共振，彼此成為共享香港(流行)文化的「想像的共同體」。



《假音人回到浪漫音樂會》進念·三十團體提供